

帝 色无 疆

苏俏著

下

朝堂，后宫，权谋，爱情，
少女皇帝一点点成长，涓涓细流般的情丝亦悄然流淌，
明澈清泉的帝女花，终落谁家？



帝色无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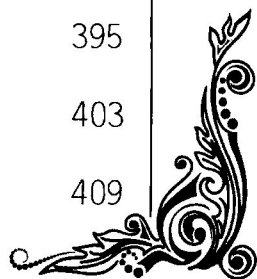
下

苏俏·著



广东出版集团
花城出版社

第二十六章	· 分离	283
第二十七章	· 惊变	293
第二十八章	· 归来	311
第二十九章	· 永谐	320
第三十章	· 解铃	328
第三十一章	· 探望	335
第三十二章	· 偶遇	345
第三十三章	· 敲山	353
第三十四章	· 震虎	361
第三十五章	· 重逢	371
第三十六章	· 议和	384
第三十七章	· 武举	395
第三十八章	· 纸船	403
第三十九章	· 斗法	409



目 录

contents



第 四 十 章	· 礼物	419
第四十一章	· 案情	431
第四十二章	· 侍寝	440
第四十三章	· 情感	454
第四十四章	· 来客	468
第四十五章	· 寿诞	483
第四十六章	· 战前	493
第四十七章	· 过招	510
第四十八章	· 鏖战	516
第四十九章	· 谜底	533
后 记	· 执手	552
.....		
番 外 二	· 旧宅	553
番 外 三	· 道是无情还有情	559
番 外 四	· 终究是人非草木	562





第二十六章

分离

门扉被慕流星砰砰砰敲得震响。

梦断正酣处，明泉惶忪着双眼，随手拿起件袄子下床来开门。

“皇上，”慕流星左右看了看，轻声道：“可否让臣进去？”

明泉揉着眼看他，微微侧身。

慕流星快步走入房内，看着头快点到地的明泉，小声喊道：“皇上？”

“嗯。”明泉皱了下眉，反身关门，手指狠狠地在印堂穴附近捏了两把，“什么事？”最好别是芝麻绿豆大的事，她虽未言明，但斜瞄的目光就是这么说的。

“在樊州发现跋羽煌踪迹。”他语气中有隐隐的兴奋。当世三大骑兵，帝轻骑、争风骑和黑狮骑，能与之交锋乃是每个年轻将帅梦寐之事。

跋羽煌？

她霍然转身，袄子滑落肩头，“樊州？”

慕流星点点头。他听出明泉神情不似欢喜，不禁收敛神色，不敢张扬。

胸口传来阵阵悸动，如受惊吓而撒蹄乱蹿的幼驹。明泉怔了半晌才发现，原来自己并不希望找到跋羽煌，原来自己一直下意识地回避这个难题。

跋羽煌既敢炸堤，就已有了杀她背负一切的准备！

大宣与北夷的交恶已不能避免。

“皇上？”慕流星倍加小心地开口，“臣该怎么做？”

明泉皱眉成峰，“慕卿觉得该如何是好呢？”

这还用问？慕流星想也不想地脱口，“自然是缉拿，他若顽抗，就地正法！”掷地有声，在幽黑的房间里格外清晰。

他这才发现，进来后明泉并未点灯，如今房里只靠透过窗纸的朦胧月光照明。越是暗淡，他越想看清楚明泉的表情，却越是模糊。

房里响起细微的脚步声，他站在原地，不敢乱动。

一道火光划过。

他看着火光前的明泉，神情从容，竟似没事人一般。

“就照卿的话做吧。”双唇无奈地抿了下，薄翘的上唇压着饱满的下唇，在红彤火光的映衬下竟比红烛更鲜艳三分，娇嫩欲滴。

“慕卿？”明泉看着他呆滞的表情，不禁略略拔高了音量。

“臣在。”慕流星猛地弯下腰，头低得几乎碰到膝盖，“臣……臣一定会办好这差！”

明泉点点头，还想鼓励几句，慕流星却已头也不回地甩门冲出去了。

她怔了下，慢慢将袄子拉好，提起桌上的茶壶，倒了杯水。拿起茶杯，触感温润，好像暖玉，莫非在临睡前掌柜来换过热的茶水？她浅啜一口，极凉。

将手贴在脸上，才惊觉不是杯子暖，而是手冷似冰。

门又被轻叩了两下。

不急不缓。

她放下杯子，打开门，是斐旭。

顺势斜靠着门，藏青的长袍半披半挂，露出月白的里衣，银发有几缕被掖在里衣里，与肌肤纠缠……肌肤白皙，不是雪色的洁白，而是带着玉泽的润华，一直一直藏在衣服深处……

“皇上？”斐旭懒洋洋的声音在头顶响起。

明泉倏地抬头，正好撞入一双含笑的黑眸里。

幽深的瞳孔里倒映出一个娇羞的少女，目光微熏……

身子如惊弓之鸟般倒退三步，明泉转身咳嗽一声，“帝师深夜造访，何事？”

斐旭进屋打开窗。夜风如洗，将屋内暖意吹得一干二净。

明泉只觉自己好像被人扔到冰水里涮了一遍，一时头脑清楚无比。

“臣以为派慕流星去追捕跋羽煌，不妥。”斐旭斜出半边身子，看着底下的院落道。

明泉挑眉，“有何不妥？”

“慕流星乃是雍州总兵，而跋羽煌身在樊州，如此过界，不但失去天时地利，且不宜人和。”

这点她倒没想到，“樊州总兵是何人？”

“滕环。”

“不行。”她想也不想地回绝掉。



这个滕环在先帝在位之时便大大有名。他曾是藺郡王身边最得力的战将，却因私德败坏，常凌虐妻儿，殴打婢仆，强抢少男少女而被弹劾。

先帝念其曾对藺郡王舍命相救两次，又确实立下赫赫战功，才在朝堂上力排众议，让他在樊州任总兵，又另设一个总兵军参掣肘。

那总兵军参，她记得很清楚，是个文官，却在待人处事上别有一套，当年在京城作幕僚之时，从不曾有人轻视过他。在杨焕之手下任过两年礼部侍郎，连杨焕之这么严谨之人，也没挑出他半点错来，真正滴水不漏。

不过他的背景复杂，先是拜于安老相爷门下，后又与连鏖久结交……如此八面玲珑的人物，樊州又与雍州相邻，难保他在关键时刻不站在高阳王一边。

“帝……”她顿了顿，轻叹了口气，“斐旭……”那声音软得好似要化在风里。

斐旭睫毛扇了两下，回过头来。

“先让慕流星盯着，等到了胜州，我再派人过来，好不好？”

斐旭眨眨眼，嘴角突地上扬，“皇上真是越来越懂得用兵之道。”

攥住袄子的手指轻颤了下，明泉抬起头，冷笑道：“上战伐谋，这可是帝师大人教朕的。”

“为师十分欣慰。”他复将窗户关上，“夜深露重，皇上早点睡吧。”

“帝师也是。”明泉瞪着悠然关上的门，将袄子恨恨扯下，发现手上正是斐旭的那件。摸着料子，绵绵软软，却被风吹得冰冷。

天未拂晓，蓝郡王接驾的马车便早早地停在客栈门口。

街市还在朦胧中缓缓苏醒，只有稀稀朗朗的手推车轴声。

明泉先睡了半夜，又辗转半夜，起来时青白的脸色连自己都吓了一跳，幸好坐在马车里，还能补上一会子的觉。

斐旭也是形容不佳的样子，在掌柜房里磨蹭半天，才收拾收拾东西跟着上了马车，还不消停，左左右右，上上下下翻了一遍，才在斜旁的柜子里拿出几样点心，“皇上可要用些点心？”

明泉缩在车厢一头，声音闷闷地隔着软垫传出来，“朕不饿。”

斐旭拈起一块，迟疑了下，又放回去，无声地叹了口气，头歪到另一侧，闭上眼。

马车径直北上，车外喧嚣声渐浓。

明泉缓缓睁开眼，手指轻撩起帘子一角，奉阳百姓的细碎生活如走马灯般撞入眼帘。豆腐花的香甜、包子腾腾的热气与路边野花的芬芳混到一处，混杂出别样的味道，令人有种充实的错觉。

两旁人烟渐稀，一道绵延的城墙在远处浮现……

她手指一松，帘角掩住窗口，马车复暗。



明泉用脸蹭了蹭光滑的枕巾，聆听车下滚轮的轱辘声，沉沉睡去。

曲径长廊蜿蜒繁复，一眼望不到出路。

朦胧中，她脚步沉重，如铐枷锁，在青砖上蹒跚而行，摇摇欲坠……身后横出一只大手，好似无穷大力，将自己轻松拉起。

她愕然回头，却见到先帝的金丝寿字腰带赫然对着鼻梁。

“明泉，怎么了？”先帝弯下腰，一手慈祥地摸着她的发顶。

她抓住他的袖子，拼命张大嘴巴，恨不得将满腔的话都吐出来，喉咙却好像被无形的手扼住了，一点声音都发不出。

那只抓着衣袖的手是那样那样的小，好似五六岁的稚童，软乎乎的一团。

先帝笑着直起身，背过身，慢慢远去。

袖角在她手中一寸寸移出，她明明用尽全力，却连根线都扯不下来。

“纳命来！”一声怒吼自先帝方向传来。

明泉瞪大眼珠，看着尚汤的身体慢慢穿过先帝，向她冲来，状若癫狂。她想躲开，双脚却在地上生了根。他眼睛圆瞪成铜铃，那里的愤怒仿佛要将她抽筋剥皮，挫骨扬灰！

“救命！”她突然掩面大叫！

“明泉。”有人在背后拍了她一下。

她仓皇回头，见高绰君含笑站在身后，容貌秀丽，丰姿俊朗，正是初见时的模样。

“高叔叔……”她探出手，紧紧握住他的，那素白胜雪的衣裳在风中飘扬。

“你父皇呢？”他弯着眉眼，抑不住涓涓溢出的幸福。

她下意识地指着另一头，“那处去了。”伸出的手，分明已是十六岁少女的大小。心却好似被捅了个窟窿，风冷飕飕地吹。

她眨了眨眼，缓缓回过头，眼前的人却又变成了安莲，眉目高华，令人不敢亲近。那瞳孔是对着她的方向，温度却是冷的，好像随时都会化作千万冰箭，将她冻裂。

难受地低下头，眼睛一眨，脚下光滑的青砖却变成了凹凸不平的石板。再抬头，眼前又成了喧嚣的街市。尚汤、安莲统统不见了，她漫无目的地走了几步，却见有个卖灯笼的小摊，满铺子的荷花灯，粉的白的，鲜艳的素雅的，直把人瞧得眼花缭乱。一时周围万籁俱寂，灯笼里的烛火渐渐亮起……

明泉醒来正是傍晚时分。

她钻出车厢，西方挂着一轮红日，圆滚滚的像只正在烧烤的大饼。

“请小姐下车歇息。”一个四十来岁的粗布妇女站在车前，弯下腰。蓝郡王派来的是一对中年夫妇，看上去同是方脸大耳，宽肩粗腰，被人群一淹怕是



连衣角也找不到的庄稼人。

明泉搭着她的背，轻轻跳下车，目光不经意地在四周扫了一圈。

斐旭站在驿站前，朝她微微一笑。

她愣愣地看着他身后的房子，与记忆中的驿站重叠。

父皇在世时出巡，大多住于驿站，小时候也领着他们去过几次，太子和玉流都对狭小的屋子抱怨不已，惟独高阳王说：“皇宫绵延千里，砖瓦皆出百姓之手，已是累民至深，何以覆辙？”

那时她虽未说什么，却有几分不以为然，如今想来，字字珠玑！无论如何，在帝王之路上，高阳王在那时已走在所有人前头，不知现今的他，是否犹有过之。

汉子驾着马车自后院走出，妇人则小心翼翼地在前头带路。

驿站几个小吏鼻孔朝天地朝她们打量了好几眼，才将勘合接了过去，瞄了两眼，脸色微微一变，态度立马恭敬起来，向斐旭揖礼道：“不知是慕大人。”

明泉朝那勘合上扫了一眼。蓝郡王府的笔帖式？那虽是芝麻绿豆小官，却有呼风唤雨的大权，做两年心腹就能平步青云的差使。

“不敢当。”斐旭疏淡道。

小吏像得了什么好处般，媚笑着一路前引。

驿站分了几个院落，他们被安排到最里面。

“这两天为着奉堤的事京城前前后后派了好几批的人，这不，前头都住满了。”看着斐旭漠然的脸色，小吏结巴着解释。

“哦？都是些什么人？”斐旭一边用袖子嫌弃地拂着桌上子虚乌有的灰尘，一边沉下脸问。

小吏赔笑道：“这我可不知，那几位都是老张引的。”

斐旭斜着眼冷笑，只盯得他头皮发麻，才缓缓道：“去打几桶热水来。”

小吏立马头也不回地狂奔而去。

妇人收拾了一圈，利落地铺好崭新的被褥，才对斐旭恭敬道：“慕公子请随小妇人去偏房。”

“你先去，我还有事与他说。”明泉淡然道。

妇人道了声是，弓腰背着门后退着出去，其姿势，竟与严实无二。

房门被轻轻关上，一时静默。

明泉佯看他处。适才那句只是脱口而出，并非真有其事，此刻见斐旭询问的目光，不禁语塞。

“方才见到了个熟人。”斐旭打破尴尬。

明泉惊讶道：“谁？”她的熟人不是来自深宫就是出入庙堂，各个身娇肉贵，怎会在此小小驿站。

斐旭微翘的嘴唇徐徐吐出两个字，“蠢蠢。”

她怔了下，才记起这号人物来。“夏淳淳？”想了想，才惊觉除了墨莲社外，她竟对此人一无所知。“他也是来自京城……”说完这句话，又觉不妥，她只是见到他时他刚巧在京城，也许他并非京城人士。

“静观其变吧。”

明泉点了点头。蓝郡王暗中保护的人不会少，不过未清楚他的意图前，这些人只能算是双面刃。以他们现在的情势，的确不容节外生枝。

“慕大人。”小吏轻声唤道，“水来了。”

斐旭起身开门，“手脚倒利落。”

小吏咧嘴笑道：“厨房一直烧着，就怕哪位贵人要用。”

斐旭点点头，擦肩过了。

小吏一愣，发现主屋里坐的竟是个少女。

“把水搁那儿吧。”明泉指着屏风后面。

小吏急忙应答道：“是是是。”笔帖式通常是主子的心腹，这位少女说不定来头更大，想到此，更是不敢怠慢。

明泉等人都在屋内用膳，休整一夜，次日天未亮便收拾行装启程。

马车渐渐偏离官道，朝泉河驶去。沿途风景素雅，青木幽林，雀鸣莺歌，令人心旷神怡。连微服来一直郁结于心的明泉也禁不住展眉开颜。

一路上，斐旭抖擞精神，提起少时所知的民间趣事，连那妇人也忍不住朝车厢伸长脑袋。

明泉更是笑声不断，连傍晚到了地头还意犹未尽，恨不得再走上几天。

“小姐，请下车。”妇人汉子容色恭谨地站在车下。

明泉搭着斐旭的手跳下马车，眼前顿时一亮。

夕阳下，泉河美幻如画。

苍水凝碧，烟波浩淼。天水一线的西极处，余霞轻染，紫光如梦。一艘数百米长的巨舟雄姿昂然地停泊在岸边，船身金镶玉裹，翡绕珠耀，偏偏又装点得恰到好处，华贵雅致，以宝船形容之，不为过。船上挂着一色的八角琉璃美人宫灯，流苏灿银，清风拂过，便连成一条细细银河。

连见惯巧夺天工的奇珍异宝的明泉也不得不赞个美字！

十余名蓝衣侍女分成两列，脚踩踏板，鱼贯而出。手提花篮，莲步款款，依序到了车前，半蹲半跪，递花篮于身前，连成一条花道，直通踏板。

“好大的排场。”明泉回首，见斐旭已下了车，此刻正歪着头笑。

船上一锦衣男子缓步走下，紫金高冠，面如美玉，身后绚丽至极的景色竟分不去他分毫光彩！

“臣，缅甸恭顺德安诚兰郡王蓝晓雅恭迎圣驾！”



“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”

明明是听惯了的九个字，竟觉恍如隔世，明泉上前一步，扶起蓝晓雅的双肘，“平身。”

“臣已将一切准备妥当，只等皇上一声令下，即刻起程。”

明泉表面欣慰道：“有劳郡王。”心中恨骂不已。他这场造势可把她推上两难境地，否认是自然不能否认的，可若承认，就等于平白落了个把柄在他手里，心思一转，“兰郡王从缅甸风尘仆仆而来，一路辛苦。”言下之意即是你未得皇令私出封地，大家彼此彼此。

蓝晓雅淡然一笑，倒不在意。

明泉讨了个没趣，只好闲扯些水上风光。

蓝晓雅漫应了几句，扭头对斐旭道：“帝师出身废门，想必对天下江山了若指掌。”

“了若指掌不敢当，不过曾在缅甸境内闲游两年，对燕岭、云城和东恒几处倒也略知一二。”这几处都是缅甸与其他州的交界。

“若非皇上对帝师圣眷甚隆，臣倒想邀帝师来缅甸盘桓几日，略尽当年不知的地主之谊。”

原本君臣亲近用圣眷形容无可厚非，但明泉想起京城的流言蜚语便有些不自在，“何必缅甸，郡王的宝船比朕的行宫都要华丽得多，这番招待，绰绰有余。”

蓝晓雅当即收住脚步，恭敬道：“若非先帝与皇上这几年对缅甸的偏爱，缅甸焉有今日繁荣。臣代缅甸百姓谢皇上。”

“哪里哪里。”明泉干笑两声。据她所知，先帝生前最偏爱的是高阳王的雍州和静安王的郢州吧。

甫踏上甲板，便见孙化吉、黄正武率一千帝轻骑跪了一地。他们虽为兰郡王所救，却不想跪拜在兰郡王身后，以免被皇上误会，因此特地挑了这里接驾。

“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。”众人话音刚落，便听孙化吉嚎啕道：“罪臣本没脸面再见皇上，可没见到皇上平安康泰之前，罪臣死不瞑目。如今心愿已了，还请皇上处罚护驾不力之罪！”

明泉看到黄正武等人一脸目瞪口呆，想必事先并不知道有这么一出。又见孙化吉肥嘟嘟的老脸皱得像麻花一样，不禁扑哧一声笑了出来。

孙化吉目光幽怨地瞟了过来。

“呃，”她笑容一敛，连忙亲自搀扶起他，“是朕的过失，连累孙卿一个户部尚书跟着朕东奔西跑，还经历大险。如今见到各位安然无恙，朕总算松了口气，不然必定抱憾终身。他日下黄泉见了父皇，也无脸交代！”

黄正武等人一脸激动道：“能为皇上出生入死，乃属下之幸！”



孙化吉抽抽噎噎道：“皇上大仁，不治臣罪，不过臣自己却要领罚的，尤其这次臣还损失了十几万两的银票……”

“朕不怪你便是了，”她总算明白他要说什么了，“今后朕一切打点还是由你负责，银子若不够……”

“自然由臣负责。”蓝晓雅适时接口。

明泉和孙化吉都一脸理当如此地看着他。

“草民欧阳成器参见皇上。”高亢的男声突兀地插了进来。

众人顿时一默，同时转向他。

欧阳成器面上一红，急忙跪下。

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明泉刚想开口，便见孙化吉朝她偷偷递了个眼色，急忙改口道：“平身。”

“皇上舟车劳顿，一路辛苦，不如先歇下。”蓝晓雅挥手，身后十几名侍女立刻上前。

“那就有劳郡王了。”

明泉进到房里，对满屋的金碧辉煌视而不见，只催着侍女伺候梳洗，稍用膳食，便打发她们出去。

不一会儿，孙化吉求见。

“参见皇上。”

房间只剩单独两人，便少了些客套。明泉单刀直入，“你怎么会遇上蓝晓雅的？”

“此事说来话长，”见她脸色有些不快，忙又改口道，“不过长话短说，决堤之时，臣和黄大人由帝轻骑护着上山躲避，约过了半月下到山脚便遇到了兰郡王。”

“可真是巧啊。”明泉喃喃道。

孙化吉急道：“臣与他只有一面之缘，并无其他来往。”

明泉失笑道：“朕是怀疑蓝郡王的动机，并无其他意思。”

孙化吉脸色顿缓，佯擦额头上的冷汗道：“臣可是一片冰心在玉壶，天地可鉴哪。”

明泉笑着点头，“这几日兰郡王可有什么动静？”

“给好吃的好穿的好玩的。”

她点点头，也不再问什么，“你先去吧，有吃便吃，有穿便穿，至于玩……可要有点分寸……”

孙化吉心提到嗓门。

“要是多几个孙夫人回去，孙府家宅不宁啊。”她玩笑道。

孙化吉老脸一红，“臣臣……臣不敢。外头欧阳还在等呢，臣先出去了。”



“呵呵……”他走出门时，还能听到明泉藏不住的笑声，结果欧阳成器对着他看了好几眼。

“京城出事了？”明泉见到他，笑容立刻收敛。

欧阳成器叹了口气，“大事！”

明泉面凝成霜，“高阳王？”

“恐怕不光是。”他将京城近日动静娓娓道来，尤其是连镌久与范拙召集监国大臣为雍州拨款十二万两白银之事。

“范拙？连镌久？！”她将拳头捏得咯咯响。范拙倒也罢了，只是连镌久，他怎么会……他怎么能？！“你可有证据！”

欧阳成器无语地看着她。

明泉立刻意识到自己的愚蠢。这等事情，必定已天下皆知，还需什么证据。

“阮统领也来雍州了，只是我与他分头而行，恐怕他走岔了路。”

明泉眉头蹙得更紧，“谁准他擅离京城？！”欧阳成器无官无职倒也罢了，阮汉宸身兼皇宫护卫重任，尤其如今这个非常时期，怎能擅离职守？

“是安侍臣大人。”

安莲？安莲……

干涸的心缓缓涌起一道暖流。她实在不愿去揣度这背后是否另有计算，只想单纯地相信，安莲是在担心她。

闭了闭眼，她在脑海中将消息一一消化，然后睁眼道：“朕先前的三封密函可到了？”这是在跋羽煌偷袭之前，应该逃过一劫。

“已送至各位大人手中。”

明泉想到其中一封还是给连镌久的，不禁有些心寒，“准备笔墨。”

欧阳成器急忙从案几上拿过纸笔，在砚台上倒了些茶水研磨。

明泉不等他把墨调匀，便蘸着写了起来。

然后从头到尾看了一遍，递给欧阳成器。

欧阳成器莫名接过，看完后脸色大变，“我？做官？”

“朕擢升你为御史，这可是破格的！”她叹了口气，“段敖在童堤的人有些施展不开，你且去帮他一把。待那边的事情结束，你若不想做，朕也不勉强。”

不过恐怕到时候你得罪的人太多，想抽身亦不能。她叹了口气，算计身边之人是她最不愿意之事，却也是最无奈之举。

欧阳成器见她神情沮丧，动了恻隐之心，担保道：“草民……臣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”

她嘴角微弯，“你倒挺适合官场。这圣旨拿去给孙化吉草拟一份，盖玺。”



待欧阳成器走后，明泉整个人像被抽空一般软了下来，趴在桌上。

头很重，好像随时要裂开。

为何当皇帝如此辛苦，那么多人还冒着掉脑袋的危险想冲上来？她转念一想，若不是有那么多想当皇帝之人，当皇帝也不会这么辛苦了吧。果然，这世上一切都是因有果。

门咿呀一声被打开。

她抬眼。

斐旭颀长的身影沐浴在月光下，银丝轻扬。

“斐旭……”

“臣是来告辞的。”她听到自己极轻极轻的呼唤被盖了过去，变成心里的回音。

“你要走？”明泉直起身子，声音倏然变冷。

在局势最乱的时候，你要走？

在朕最需要的时候，你要走？

她狠狠地盯住他，似乎要用目光将他的心剥出来看个究竟！

“皇上在南下前，不是已做好万全之策了么？”斐旭柔声道，“现在只需北行即可，其他的……不必担心。”担心也没用。

“帝师要去哪里？”

“樊州。可怜天下哥哥心，以流星一己之力对付跋羽煌，我终究不放心。”

明泉沉默了下。虽然心里还是不舒服，却不得不承认他说的是实话，“你几时回来？”不想问，却又忍不住问道。

“皇上到胜州之前。”他说得斩钉截铁。

“一言为定？”

“一言为定。”淡然的笑容几乎融化在月光里。



第二十七章

惊变

明泉顺臬河北上，一时风平浪静。京城却是风云变色，波涛汹涌。

守在刑部门口的衙役如今见了轿子和人就头疼，大老远的看一伙人抬着东西晃晃悠悠，就撒腿往里跑，至少请个郎中出来坐镇。

吏部的人喜打车轮战，前脚侍郎刚走，后脚尚书就到了，整得人头晕眼花，不得消停。往往一口热茶还得分两三次喝，越喝越冷。

“哟，又来了。”衙役报时辰似的哼了一句。

另一个衙役抬腿就往里跑。

“哟，大轿子就来了俩！”先前衙役的声音一下子拔高了。

那衙役跑得更快，追风似的。

啪啪。

两顶大轿子在门口停下，几顶小的停在稍远处。

“范大人。”衙役弯腰，行礼，毫不惊慌。

范拙从轿子里慢悠悠地出来，笑眯眯道：“请起请起，老夫三不五时来打扰，辛苦你们了。”

衙役赔笑道：“哪里哪里。”

“偶尔也劝劝你们家大人，老这么耗着也不是个事儿。”他亲自掸了掸衙役衣服上的灰，“老夫和你见了几次，也算有缘。刑部的大门虽然重要，不过吏部有的是其他活，有空来转转，老夫就喜欢你这样精神的年轻人。”

衙役稍怔了下，双眉立刻飞起一抹喜色，“范、范大人的意思是……？”

“哟，段大人。”范拙朝里面匆匆赶来的段敖拱手道，“又来叨扰了。”



段敖眼皮一翻，看了刚才那衙役一眼，皮笑肉不笑道：“范大人不把人从刑部捞光就不痛快啊。”

“哎，段大人言重了。”范拙毫不掩饰赞赏地拍着衙役的肩膀，“刑部藏龙卧虎，每每让我吏部眼红不已啊。”

“哦？范大人眼红的难道不是户部侍郎？”

范拙立刻摇头道：“郑旷犯下滔天大罪，老夫可不敢包藏。”说到这里，故意顿了顿，别有深意道，“有些东西，放在手上不但烫手，还容易引火烧身哪。”

这种话段敖连日来已听到麻木，因此淡淡道：“不错，刑部正是要追究郑旷这滔天之罪。吏部主掌官吏任免、考课、调任，还嫌不够，难道想插手刑狱？”

“论刑狱手段，谁及得上段大人。”范拙笑呵呵道，“不过奉堤一事不知牵连多少雍州百姓流离失所，食不裹腹，吾等为官为何？自是以天下百姓安危生计为首要。孙大人不在，少不得，老夫这个六部之首吏部尚书只好跳出来牵头此事，务必让皇上离宫心无旁骛。”

“范大人心里的皇上……是指哪一位？”段敖冷不丁冒出一句图穷匕见的问话。

范拙呼吸一窒，面色立刻变得有些狰狞，阴森森地问道：“段大人此话何意？”

“段大人此话问得果真有些荒唐。”正在这千钧一发之时，连镌久掀起轿帘，满脸含笑地自范拙身后的轿子步出，“无论先皇或是今上，在吾等心中俱是一般，何必非要分个清楚。”

段敖黑眸转向他，眼中说不清是失望或是嘲讽，“连相终于来了。”

连镌久叹了口气，“都是为了天下苍生，段大人何必咄咄逼人。”

“两位大人站的是刑部的阶梯，”段敖忍不住讽刺道，“段某可不曾踏出府衙一步。”

连镌久似乎没想到向来沉默寡言的段敖，口风居然如此犀利，愣了下神才道：“当初召开监国会议之时，段大人不曾异议，何以如今这般执意？”

“段某掌的是刑狱，连范大人都说郑旷犯下滔天大罪，我自然要好好审问清楚，给天下一个交代。不然……恐怕世人都以为刑部不过是个外强中干任人搓揉的软柿子！”

“或者，”连镌久沉吟了下，“段大人先定郑旷罪责，由范大人另择人选暂代户部侍郎，其他等皇上回来再行定夺。”

“那么连相以为郑旷当定何罪？”段敖连连冷笑道，“无凭无据，无证无词，连相想判其何罪？”

范拙既卸下笑容，便不再顾忌，当下冷冷道：“那以段大人的意思，是定



要将人扣在刑部，宁可饿死雍州百姓了？”

“雍州之主不正在连相府上么？”段敖斜眼看他，“他的一根头发，可抵十万黄金了吧。”

“段敖，你敢妄言！”范拙趁机一喝，“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；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。雍州之主即是天下之主……”

“好个雍州之主，即是天下之主！”段敖猛地大声道，“你敢不敢随便找个人问问，雍州之主是何人？天下之主又是何人？！”

范拙嘿嘿冷笑不已。

“两位大人……”连镌久看着他们，头疼地揉着太阳穴。

巷口转角处，悄然停着一顶灰蓝的轿子。前后各站了两名唇红齿白的青衣小童，双目平视，面容肃整，似对周遭毫不关心。

轿子一侧站着名黄衫青年，手执折扇，意态风流，此刻正探出半个脑袋听着刑部动静，好半晌才缩回脑袋，对轿中人道：“原来京城的大官吵起架来也是这般德行。”

“休得妄言。”轿中隐隐传出一声轻叹，“道高，你去城西接应卢将军他们。”

“王爷，你真的决定要……”黄衫青年不禁有些迟疑。

“本王自有分寸。”

虽是平淡的语调，他还是听出轿中人的不悦，快快道：“遵命。”

十指离弦，一曲毕。

安凤坡神色复杂地看着眼前素衣黑发，姿容绝世，欲随琴声曼妙而飞之人。

若人生能静止，他希望是此刻。可惜当安莲将眸光看定他的时候，他知道，适才一切，不过镜花水月的幻境罢了。

“很久没听你弹这首曲子了。”他怅然一叹，“离雁南居望北归……婶婶在世时，一直都希望终有一天能回归故里，你不想为她完成此心愿么？”

“他当年已将母亲棺木运回南湘。”

“久闻南湘山明水秀，风景如画，才能孕育出婶婶那般神仙似的人来，难道你不想去看一看？”他见安莲依旧不为所动地坐着，忍不住动气道，“你真的要守在这后宫一辈子？”

安莲缓缓起身，澹然道：“你若站到这边……我们便还是兄弟。”

安凤坡冷笑，“若我不站过来，我们就是敌人了，是不是？”

“不，依然是兄弟。”安莲平静地望着他，“鱼死网破的兄弟。”

安凤坡恨恨地盯住他，怒极反笑道：“真好，真是好极了，你想的果然与我不谋而合！”手啪啪两声，深红的墙头上跃上一排整齐的黑甲铁骑，弩弓齐